

骷髏上的薔薇

骷髏上的薔薇目次

骷髏上的薔薇

夜思

飄泊之春天

希望之葬埋

只我歌頌地獄

長逝

歸來

荒山孤立

毀滅

流浪之歲暮

苦水

空禱

籬邊

空夢

北海雪夜

疲憊的旅人

慘害

春夜曲

長途

山頭凝思

薔薇的夢痕何處

寄到天堂

貽於少女

花影灑遍了夢痕

長恨曲

鄉思

午夜

葬情

春

北海舟上

慘笑之夢痕

憎

今夜

天涯哀曲

修道者的懺悔

骷髏上的薔薇

來，來，來，慘敗的英雄，來水湄，山澗，
歌着，飲着，呵，裝飾此慘變之幻境。

似病女未醒，蒼苔上殘殘的落英，
寂寞的海濱歌聲逝了，只餘夜風。

星冷明，顫慄之幽光冥照着孤影，
一切去了，從黑獄中萎滅了愴情，

從時之翼下又毀滅了心之歌聲，
嗟呼，愚夫，忽想慘病天使的運命！

往日沉於蒼色情愛的苦杯之中，
似落日淪於幽谷，彩雲消於夜風。

往日復追求榮冠於寒灰之殘冬，
似荒場上恐怖之迷羊，霜霧濛濛。

今，孤自徘徊於殘敗春風的花塚，
向長天慘笑，悔種此萬世之愴痛！

今，輾轉於終為悲劇的希冀之夢，
似骷髏上的薔薇在裝飾着死情，

將桂冠投於荒塚，聽暮鐘之淒鳴，
渺渺悲韻遠了，殘留下記憶之影。

將寶劍投於荒海，雙手痛擊蒼空，
無限的慘黑的空虛劃落了幻夢！

從絕望之懸崖跌死殘醜之神靈，
願愁願恨隨骷髏沉睡萬載不醒。

去矣，在黑紗的天宇下，踽踽獨行，
萬生正睡於像死城般古黑之井。
把哀淚灑於草茵上，飄零的孤影，
寂寞的海濱歌聲逝了，只餘夜風。
來，來，來，慘敗的英雄，來水湄，山瀧，
歌着，飲着，呵，裝飾此慘變之幻境！

夜思

天未明，我從失望的惡夢驀然驚醒，
秋葉飄落之聲韻統治着萬有中之愴情。
月濛濛，星熒熒，孤鴻徘徊於死夜的蒼空，
心怦怦，恨然滴淚於此未完之旅程。

淒憶之歌在無聲的喉端微微律動，
昨日案頭之香花今已低首，飛落了殘紅。
這奇闊的天海冷靜，凝結着無邊之瘡痛，
看，那一顆流星，命運下殞落之英雄。

醒醒罷，願望，從此冥漠漠的夜中，聽，
聽這失望，苦厄，忍耐的慘慘在吟之秋蟲。
生命的長途永眠着恐怖，懷疑之念不醒，
將及破曉的晨光深蘊着失意無名。

天未明，我從失望的惡夢驟然驚醒，
僅有之歡情已從撒旦的面前逃遁無踪。
這無限的時間，無限的生命在慘變流動，
心惻惻，這無着落的荒夜，一片愴情！

飄泊之春天

嗟嗟，念餘載飄泊之春天隨寂寞而復來，
只我在野岸長吁，徘徊，將憂心拋於煙海。
倦了，在此黑黢黢之中途夢之蓓蕾未開，
慘毀於苦酒之生命永飾着蒼灰的悲哀。

噫，溪流邊無人掃弔之墓只我個人徘徊，
這寂寂之草下長眠着無語的青春情愛。
我慘笑了，將桂冠投於萬丈幽黯之荒畦，
休休，何須楊花裝飾我飄泊靈魂之墓台！

希望之葬埋

惡夢重重的長夜無語的去了，
我霜花滿衣的佇立於黃草顫動的荒畦，
荒畦上我將死的希望寂寂深深的葬埋。
殘吟於冷風的落葉像被棄少婦之幽怨，
美情之已往只懸蒼冷的天邊。

惡夢重重的長夜無語的去了，
冷濛的月下默坐於無人踪跡的蒼松下，
蒼松下冥思着已死之希望滴淚於落花。

如今在此荒冷之墓一陣傷心，一陣迴憶，
未知水煙中的殘月已落山西。

惡夢重重的長夜無語的去了，
消逝了這最終的長夜只，只徘徊於墓旁，
在墓旁我冷飲苦酒看萬里秋色正蒼茫。
愴然的寂然的看空灰的天上孤雁南飛，
那無痕的征途只有流雲無語。

只我歌頌地獄

夜深了，
只我在古城之角裏歌頌地獄，
獨啜美酒，
低吟詩篇，
孤聽淒瀝的夜雨。

此時慘黑的天宇漫飾着恐怖的靜寂，
似有鬼蛇聯舞窗外，
蛟龍哀泣於天際。

微笑的將想像毀滅，
天堂失去了意義，
生命神秘的節律似歌女飄動的舞衣。

宇宙之一切權利，榮譽，情愛均已拋棄，
怯弱之心空虛了，只酒與詩陪我暗泣！

如今，我這慘寂的地獄已開遍了，薔薇，
無夜鶯，杜鵑之音，亦無客人來叩柴扉。

在我的世界我赤足，散髮在徘徊，長吁，
無人知我的天堂即人間悲慘之地獄！

噫，生命之長流枯了，緋麗之花已殘淒，
似不解之春夢將微笑，痛哭付與哀憶！

在此地獄佈滿了人間打不破的空虛，
殘病的希望顛懷於功名情愛之廢墟！

從此我不崇拜神祇，默泣於命運之足，
寂寞的度日無聞於街頭之蛇蠍，糞蛆！

夜深了，只我在古城之角裏歌頌地獄，
獨啜美酒，低吟詩篇，孤聽淒瀝的夜雨。

長逝

從黑暗夢到陽光，從陽光走入夜之幽谷，
似一沙野之駱駝我受盡了慘寂的悲苦，
在此無微笑與弦歌的人間惟我在夜哭！

孤自張起灰色之天幕寂飲迴憶之毒藥，
情愛已似春花瓣瓣零落於綠茵的山坳，
今痛哭於愛神的足邊淒淒寒光正閃爍！
誰知在殘秋我曾飲少女唇邊荷色之酒，

而今，而今春來了反變爲黑獄內的孤囚；
青春的歡歌與擁抱已成了想像之宇宙！

從此任時間之長髮掩蔽了你美的面顏，
自你足邊走過似山腰疾馳的一縷清煙；
今，我伏於草茵痛飲願永世無機再相見！

任風雨交作，將月夜花籬間之遺痕埋殞，
與驕傲的人世永訣了，隱跡於幽澗之濱；
伴落花於星月之夜任時間無語的飛進；

詩與酒與劍已爲我的生命想像的粧飾，

在山頭孤吟夢影之歌於月光淒照之時；
噫，不需你唇邊之毒藥我已寂寞的長逝！

歸來

揭不開的山麓上蒼灰的雲谷，
掩蔽了萬里相思之淚眼，
歸來了，我在命運的舟車痛哭，
遺留下無數冤魂於山澗！

人類的恥辱，荒場殘遺之白骨，
青春，功名殘敗於荒山間；
歸來了，悵惘之淚漫洒於黃土，
枯草掩埋了卑微之心願！

山谷蒼黑了，飾起風雪之天幕，
世紀慘死於撒旦之毒劍；
歸來了，薔薇之夢隨落日沈沒，
回首滿谷悽風聲漫寒山！

荒村毀滅了：無人烟，古寺，坟墓，
有誰祭弔在明年的春天？
歸來了，我在命運的舟車痛哭，
遺留下無數冤魂於山澗！

（戰後自南口歸來）

荒山孤立

沉默的孤獨的立此，立此絕望之山，
淚泊點點滴落此空闊無人知的世界。
心府中的哀思騰飛於流雲間的灰月，
在地上沒有知心傾訴我最後的永訣。
往日，往日已如足下之枯草霜透心核，
看那金宮的廢墟已成墓地，無人往來。
說說什麼恩愛榮譽，盡是空虛的幻滅，
山崖下長夜的蒼流只是無歸的淚液。

沉默的孤獨的立此，立此絕望之山崖，
淚泊點點滴落此空闊無人知的世界，
從此不必再震慄，迴憶，願望業已滅絕，
只此一絲生命之餘韻尙飄渺於蒼夜。

毀滅

毀滅！如今我從山路醞酏的走向你的高峯，
這宇宙是冷落，空虛之坟墓，好花業已凋零。
走遍了山海，古城，終是慘敗於冬風的英雄，
蒼海桑田，故宮廢墟，只是一幕慘變的幻境。
我的追尋渺然無踪，面前只有愴黑在律動，
毀滅！如今我從山路醞酏的走向你的高峯。
毀滅，如今我從山路醞酏的走向你的高峯，
這山頭冥濛的重霧中消失了月光與路燈。

荒途中我冒霧進行，不論有無毒蛇或陷阱，
髮飄，淚流，我踏着人類的墓塋摸索向死城。
巖下的急流，不羈的雄風，像情愛孤吟荒塚，
毀滅！如今我從山路酩酊的走向你的高峯。

毀滅！如今我從山路酩酊的走向你的高峯，
玫瑰之夢像是足下的山石業已殘缺無晶。
從我苦水的心海毒斃了不能復活的神明，
將投向人間的心情收回，復拋於深海之中。
眼前，瑤草業已蒼黃。美麗之花消失了殘紅，
毀滅！如今我從山路酩酊的走向你的高峯。

毀滅！如今我從山路酩酊的去向你的高峯，
現在，拿起孤弦之琴，彈出渺忽的已往，來生。
風淒鳴，葉飄零，悄然將此破琴深投於山澗，
在此孤寂寂的幽境，我緩緩獨行，自歌自應。
這靈魂之地獄的身驅疲倦了，在夜半之中，
毀滅！如今我從山路酩酊的走向你的高峯。

流浪之歲暮

無翼的悲哀又已被我深葬於此流浪之歲暮，
吁，去罷，山頭徘徊之殘陽，去罷，去安眠於幽谷，
從夜之幻翼下發見了我慘死的願望之白骨，
我僅有之殘笑裏傲慢之苦冬正如天使歌舞。
天，我因上帝之忌妬毀滅了自己安樂的家園，
臘梅殘消了，美麗，芳芬逝於歲月徘徊的深淵。
在人們歡歌的聲中我遠去了，拿着一具弓弦，
縱然射不死未來之歲月，吾亦當去人世遙遠。

你說罷，足下的薔薇，何時與我作最後之永訣，
無歌語，無微笑，狼藉之悲哀像是路隅的殘雪。
我無力破滅生命之地獄亦無力與白雪隔絕，
那一度征服墓頭的小草是惟一可思的優越。
夜深了，無味的時間之界限將與老年而俱來，
看我痛飲任此無人收埋之殘骸暴露於蒼苔。
何須有明春的花開。那正是願望殘落的悲哀。
噫，已往無聲的去了，只餘着愴黑空虛之情懷！

苦水

夜冥冥，天寂寂，孤立山坡迴憶時靜聽海韻與松語，
眼前一切在慘變，毀滅，人們猶在惡夢間生飲苦水。
我身披藍衣來此海濱在懺悔，在洗滌作人的深罪，
這正是殘月悽照時分過路人孤影寥落萬籟淒鬱。

感謝我的神這不赦的罪人還有機來看星海如玉，
希望如那病劇垂斃的天女我無神方招仙魂來歸。
萬千生命像一泓無光的死水滙着千古人的哀淚，
宇宙，宇宙終是一座痛苦之坟墓週飾着繽紛花緒。

晚禱

伸給我你的手罷，我的神，
當此灰煙漫漫時的黃昏。

晚穹飄飄的流雲像是酩酊的沉淪的醉人，
正如我的着了灰色喪衣無處殯埋的靈魂。

伸給我你的手罷，我的神，
當此暮鐘寂鳴時的時辰。

一切向愴黑淪沉，光明的女神已沉於厄運，
荒海與棕林之哀韻像自我殘灰的苦心。

伸給我你的手罷，我的神，

當此殘月兒深隱於墨雲。

在此無人的山岸悄悄懺悔着空虛的光陰，
敗滅的心情隨深秋落葉低吟寂寂之心韻。

伸給我你的手罷，我的神，

讓這就是那最後的一瞬。

無垠的長天中花開花謝未留不滅的遺痕，
流水年華不如悲哀之因循呵，慘慘的如今！

籬邊

籬間牡丹之慘笑，
和於飄泊之旅心，
咀咒上帝的人，
又默泣於殘謝之花韻，
沉默，
沉默於春風逝去了，
如夢之光陰，
噫，
時間證明了同一之命運，
牡丹美人！

空夢

今夜晚無邊冷靜，寂然將，將一切擲於無底之空夢，
緣此古柳下的死水一泓尋覓着業已凋謝的花影；
世界是這樣的冷，這樣的靜，野岸上沒有別人在行。

黑影橫空，億萬靈魂沈於毒水之中，
惟天上，天上還有一顆不滅的明星。

如今已月夜正中，寂然將，將一切擲於無底之空夢，
徘徊於此無歸宿的野站只覺霜霧冱，北風無情；
徒然的在想那慘慘無果之戀情，看荒霧騰漫蒼空。

痛飲着罷，毒酒中雖無永恒的生命，
唯天上，天上還有一顆不滅的明星。

此時將天色微明，寂然將，將一切擲於無底之空夢，
東方殷紅之流雲，像是我炸裂的心胸之血花玲瓏，
一世空空的榮華，一世無邊之愴情，遺痕已不分明。
寂無人影，骨將無人收，魂有誰弔憑，
惟天上，天上還有一顆不滅的明星。

北海雪夜

夜深了，紛紛的雪霧葬埋了這已死之海浪，
在凍僵的尸體上只有我酒徒在奔放，歌唱。
苦笑：無能之神在廢墟的囚獄沉默，哀傷，
這蒼茫的海世呵，像是我的孤塚也像天堂。

想，這空寂，頹敗之哀淚有誰知和苦酒一樣，
簇簇的蒼松如死的幽靈懷着古老之願望；
人散了，找猶如一片枯葉在荒崖之下徬徨，
夢幻，希望已如死了的孤雁不在空中翱翔。

那已往狼藉之遺痕，天，我未知消滅於何方，
這無有微笑的靈魂酷似一座粉塑的石像。
呵，拋去了酒罌與寶劍，展開了已死之幻想，
我淒然了：未知這殘軀已在白雪之下深葬！

疲憊的旅人

夕陽殘了，荒途上只我疲憊的旅人，
古寺間暮鐘之聲戰慄了煩渴之心。
這里無酒店與清泉只有一座古井，
病蛙正寂吟其內裝飾着無限幽靜。
向蒼黑的山頭遼望如有慘笑之神，
似一箭傷的孤雁慘戰了淪落之魂。

我將詩與劍在蕭蕭之白楊下作枕，
讓我在夢中殺死你無情之魔與神。

去了，將與化石爲侶，永聽松聲之韻，
即痴愛之薔薇化爲污泥亦無淚痕。

噫，慘死於萋萋芳草之夢化作枯薪，
寒月暗了，荒途上只我疲憊的旅人。

鄉思

墓畔的白楊從冬之地獄中又披飾了新裝，
異地飄泊之苦淚尙無望滴落於九女山旁。
夜夢中我曾踟躕於殘骸遍野的荒墟之場，
誰知那竟是音訊久絕的戎馬一世之家鄉！

午夜

夜午時分落漠的荷池畔臥着我飄泊的沉醉人，
星湛湛，月寂寂，遼闊的天宇中只我在慘轉苦吟，
誰知我這樣厄運，誰知我這樣厄運？
尋覓快慰的遊人業已流散，安棲於愛人之懷中，
寧馨的香閨裏織着美麗的天國的恩愛之好夢，
誰知我尋夢不成，誰知我尋夢不成？

我的愛，我的愛像是這蒼蒼黑夜裏殞落的流星，
不知是流落於時之黑海，抑係流落於荒谷之中，

她已沒有了光明，她已沒有了光明！
我的夢，我的夢已於中途消逝於恐怖未留香痕，
令宵飲宴星散後，獨自懷着千載難訴的苦心，

看荷瓣飄落湖心，看荷瓣飄落湖心！

如今我是宇宙間富有的人，絕大悲哀歸我保存，
我將牠混化於我的生命織成一篇絕美的詩文，
誰說我空做了人，誰說我空做了人？
今夜，今夜萬有幻滅於此古園之中，唯有這愴情，
才能與彼永永閃耀的明星，永恒的綴飾於蒼空，
這真實永不顯傾，這真實永不顯傾。

葬情

徬徨於黯慘古老之街衢像在奇異之夢境，
死夜裏古林與宿鴉無語亦無有別人在行。
我來自野郊的荒塚在殘草下葬埋了愛情，
那時寒月冷明，風眠林中，天宇亦無邊寂靜。
姑娘，有誰知我決心葬埋此夜夜縈繞之夢，
蒼色之情愛裝飾了已往凋落寒霜之生命；
無忌的追求已變為毒藥和冷酒飲於心中，
慘斃了；往日似沙灘寒淡月光下死的孤鴻。

姑娘，誰想今夜流落古刹前看死落的花影，
歿紅，似往日嘔於山腰之鮮血，呵，暮鐘正鳴！
空空街衢像是地獄，古井，只餘孤哀之北風，
從此後我慘笑了，將情愛投寄流落的孤星。

孤獨的輾轉地獄，走入荒坵是已定的運命，
今夜無夢了，冷靜的途中我個人隔隔獨行，
我來自野郊的荒塚在殘草下葬埋了愛情，
那時寒月冷明，風眠林中，天宇亦無邊寂靜。

春

似不羈之長風我飄過古老之化石，殘冬，
飄過了馥馥之花叢與美女希冀之好夢，
今，靜悄的倦伏於花神之翼下歌泣落英。

霜痕自外衣消去經過了地獄慘絕之境，
因其火燄之塗飾我的長衫如春花玲瓏，
似出自慘獄之囚人我狂笑慘劫之生命！

山岬下命運之污流枯了，幽吟葬於心塚，

空空的夜郊裏幻想之翼如狂暴之秋風，
終慘絕於零落之花兒，哭聲似流泉寂鳴。

噫，你無光的往日沉睡於死神之側勿醒，
失却了自由之美麗，焚毀了愛戀之歡情，
吁，縱痛毆天神之殘骸何補慘悽之往夢！

花枝又醒於殘冬妝點頹敗世紀之光明，
惜哉！我的眼睛了，不能分辨慘黑與鮮紅，
似桃花之雪無痕的消去；心頭憔悴之影。

而今，宇宙造成溫柔與慘暴諧和之樂聲，

似詩人清夜之微笑，似英雄舞劍於暮鐘，
在生命之沉思與歌舞裏流星殞落青空。

呵，有誰能在春夜不動哀思於孤心之中：
似不羈之長風我飄過古老之化石，殘冬，
飄過了馥馥之花叢與美女希冀之好夢！

北海舟上

一片，一片，一片浪浪的銀波寂寞的滾去，
月無語，山無語，頹敗的神兒幽囚於殘墟。
去了：歌聲，淚滴，慘戰之靈魂在沉默無語，
噫，最傷魂是昨夜木舟上垂首孤聽夜雨，
撥弄着古琴孤聽夜雨，孤聽夜雨，
鑄成了今夜之慘憶，長吁！

呵，搖去，搖去，搖去睡蓮深處私與嫩葉偶語，
生之不幸，在世間徘徊，默泣，走入空虛！

年年春風飄舞於海世，歌吟於星海如玉，
待秋葉翻飛，人老了，將淚灑於繽紛花緒，
孤自躊躇於繽紛花緒，繽紛花緒，
鑄成了今夜之慘憶，長吁！

慘笑之夢痕

夢碎了，遺下鮮紅與愴黑的最後之慘笑，
晨曦裏散髮覆面醉吟慘刻不再的今宵；
你知道，你知道，姑娘，我老了，

壯麗的希望之寶殿尙遼遼。

在夢裏我以五千年人類之悲哀而歌唱，
以寶劍刺殺了命運，孤宿於山坳之幕帳；
你知道，你知道，姑娘，我徬徨，

對着古老世紀蒼灰的月光。

在夢裏上帝慘射毒熱之銀光使我懺悔，
無數惡魔的天使將我慘殺了，投於山壘；
你知道，你知道，姑娘，我流淚，

當生與死之搏鬥無路可歸。

今，黎明的天色使我見黑影中癡笑之神，
夢境內的勇武與怯弱化為骷髏之屍身；
你知道，你知道，姑娘，我哀吟，

生與夢聯舞的閃動之光陰。

呵，今天，何幸又來野郊之墓畔暢飲紅酒，

醉了，以慘笑與長吁獻你綴飾殘墓之周；
你知道，你知道，姑娘，我淒愁，

去了，未知葉落時誰來墓頭！

歌唱了，以殘留的青春歌出深心之憑弔，
任花開花落如往日之飄泊一切都忘掉；
你知道，你知道，姑娘，我笑了，

虐我之怪類正在掌心歌跳。

我忍痛以淚灑於鮮花粧飾此地獄之園，
有一日會足踏上帝之背悄悄走入死淵；
你知道，你知道，姑娘，我何怨，

任哀思律動於樂人之歌弦。

嗟呼，人類！何不痛飲詩人之酒蘇爾深眠，
聽我之慘笑流蕩於你心間，慘白之面顏，
你知道，你知道，姑娘，我無言，

已攜青春而來自葬於山邊。

去矣：將榮譽，情愛與財富貽於野心之人，
任骷髏上的薔薇粧飾着生與死之偉韻，
你知道，你知道，姑娘，我低吟，

此殘篇消去了悲哀之旅心。

夢碎了，遺下鮮紅與愴黑的最後之慘笑，
晨曦裏散髮覆面醉吟慘刻不再的今宵；
你知道，你知道，姑娘，我老了，

壯麗的希望之寶殿尙遼遼。

(公主寫昨哀思)

憎

烟與酒的和諧造成了夢境之花園，
黑暗天使負悲哀而來歌舞於籬間；
哭與笑粧飾骷髏之假面，

去矣：灰色不堪救藥的往年！

在人間似卜居於無光之地獄，莽原，
溫柔與慘暴之音乃神與魔之歌弦；
美與醜的和諧綴飾人間，

去矣：上帝默泣於我的足邊！

吁，人類，勿施巧美於爾枯老之面顏，
吾等之戰鬥中止了，宇宙沉默無言，
春風隨落花慘斃於污潭，

去矣！將榮譽，情愛葬於荒山！

何需痛哭與慘笑在此煩倦之深淵，
向死神默祝，祈速賜我永眠的心願，
痛哉！任青春歌舞於寶劍，

去矣！將淚飲下復有何戀戀！

今夜

呵，痛醉的今夜孤臥海邊如一骷髏之石像，
將哀思付於夜風慘笑着愚昧的戀想；
血與淚閃動的往夢在灰月之下翱翔，
無望了，姑娘，永世之地獄代了理想的天堂！

天涯哀曲

請來歌，請來飲，我們都是天涯淪落的人，
歲月無痕，繽紛落花下衰老了青春之心！
噫，何惜你這一吻，這一吻難得微醉消魂，
讓我拉着情愛天使之長髮在月下對飲，
在月下對飲和吟，
天上人間樂欣欣。

請來歌，請來飲，我們都是天涯淪落的人，
生命流雲，勿迴憶那尸與尸對舞之光陰！

噫，何惜你這一吻，這一吻消去哀愁之音，
讓我拉着情愛天使之長髮在月下對飲；
在月下對飲，和吟，
天上人間樂欣欣。

慘害

慘黑，慘黑，慘黑之煙霧瀰漫了古城，山岷，
寂寞之海濱無人往來，只我守慘死之骸，
長髮紛披了，朦朦之灰月下痛哭向蒼海！
地獄，天堂，人世，渲染着各樣生命之顏色，
希望之燈影從遠海之風浪飄去復飄來，
冒險的放浪之孤舟去了，神秘之夢未開！
不幸觸了險惡之暗礁將靈光付於烟海，

慘笑之屍飄泊波浪似安眠於美女之懷，
爲了片刻自滿的歡快何恨命魔之慘害！
嗟呼，我的英雄，花落了殘紅裝飾着悲哀，
但孤塚上永遠豎起光明之墓碑，這慘害，
這慘害爲蒼黑之天宇添了鮮明的美彩！

（紀念幾個英雄）

春夜曲

虛幻的明滅的燈影寂閃於湖心之孤舟，
明媚的春夜孤吟落花之曲閒自來消愁；
將這一杯淡酒自祝木舟上命運的浮囚，
另一杯澆於蒼波薄奠蕩漾蒼色之哀愁。
聽，樂聲息了，從山坳之芽亭，蒼岸的林邊，
星月無語，淡淡幽光粧飾着靜穆之夜天。
只我奇異的客人在蒼湖之心孤自搖船，
無數的春之哀思紛射於心間有如火箭。

在灰天與蒼山之交界流雲似撒且靜，
恐怖的惡夢如浪波之顛動，顛動於夜影，
灰色之哀思泣吟於綠葉在此幻滅之境，
將疲倦付與夜神自歌自泣淪落之幽情。

奉青春之遺囑我詛咒賜我飄泊之上帝，
噫，生命之顏色殘了，愛者他去，良友爲敵！
這一湖蒼蒼之水在靜秘之星月下不管
殘病的最有經驗的老人所匯集之淚滴。
我慘然了：從經驗之杯飲了過量之哀感，

滿眼無處灑落之淚自葬於荒僻的幽寂；
飄去了，在大夢中我抑止着慘慘之嘆息，
這慘毒傷害之骸餘滿足了病魔之歡意。

嗟呼，木舟！無望的飄泊鑄成今宵之慘痛，
迴憶因閃爍之星光塗飾着慘白的淡影；
何復再泊舟於岸邊看落花飄飛之殘紅，
何須再見行尸對舞之悲劇於地獄之中！

飲下這杯酒安慰了我長途疲乏之哀思，
快哉！似以淡麗的花圈粧飾上帝之慘死！
飲下這杯酒暫止了我低迴悱惻之歌詞，

削下愛神之長髮置於足下作痛哭之資。

去罷，頹敗的哀思，在此古老灰塵之世紀，
雖在春天並無陽光照耀，愴心似是寒極，
點綴之上品竟是哀戀的艷情無處投寄，
幻想死滅了，眼睛了，慘慘夢影終難忘記！

既爲了自然些微之劫掠孤來人世徘徊，
又何惜此怯弱之魂焚毀於情愛之墓台，
夢境裡的明天不如今晚沉醉於此蒼海，
高天，深海比擬不了我深湛悲哀之情懷。

噫，我飄去了，這湖心內未留下任何遺痕，
飄渺之哀歌隨夢幻灰化於夜柳之淒韻；
我慘笑了，從心之懸崖跌死了一切之神，
將此曲貽於少女知世間有不老之長恨！

長途

噫，隨希望摸索了黑暗之長途，

始哀惋此疲憊生命的破滅；

今只有枯思伴我永世之囚徒，

青春的綺夢已隨落花長別。

往夢，往夢似醉後美女的歌舞，

杯影中繚繞着萬古之長恨；

在死滅之希望裏痛哭於日暮，

復慘笑向長天呵，萬籟無痕！

似復活之尸身披髮長吟而舞，

置一切於足下徬徨於暮鐘；

將病痛之情愛葬於古老之墓，

依碑狂笑星光灑遍於荒塚。

噫，隨希望摸索了黑暗之長途，

始戀戀此疲憊生命的色澤；

萬有似骷髏沈睡於空虛之谷，

慘情之淚寂寂滴落於蒼苔！

山頭凝思

春去了，希望尚深眠於零落的落花之中，
爲了生命之慾願終日輾轉於骷髏之塚；
今凝思山頭之林下，痛哭於夕陽之殘紅，
將不老的悲哀投寄於蒼空征途的孤鴻。
海鳥去了，三兩遊艇裏謳着幽惋之歌聲，
在夜神統治的天下諧和於葬禮的暮鐘；
此時，我以神與魔鬼之樂獨自歌吟新生，
爲滿足敵人之歡笑我痛飲於此黑夜中！

「狂夫，將幻想展開，歌着，鞭打天上之羣星！
世紀死了，疲憊的靈魂在荒誕之夢未醒；
無人了，野林顫慄之韻爲我慘笑於寂靜，
聽鴻鳴，似往日飛逝的夢影哀吟於古井！」

悲哉！慘黑之山道上只我個人酩酊，獨行，
挽回的青春如一屍體正沉默於夜塋；
從此我嗟嘆着去了，無論走入地獄，天宮，
將一切貽於人間之廢墟，輾轉骷髏之塚。

薔薇的夢痕何處

黯黯月光殘照此山崖似一古老之屍骸，
微笑隨落花殘了，希望之夢徘徊於蒼苔。

青春因時光之欺虐已流落於頹敗，
今夜，在此墓墟祭弔我長逝的情愛。

從此心之諧和破了，黑的葬衣業已披上，
雲爲帳，山爲床，願永孤宿於暮色之蒼茫。
作一永世之懦夫慘笑於神魔之掌，
沉於放浪的豪飲以度此悠悠夜長。

孤雁與松風諧鳴，宛似哀魂痛哭於獄籠，
誰知薔薇的夢痕何處，悽慄之鮮韻朦朧。
似一活屍之體蓬髮，淚流，摸索獨行，
願尋覓萬載不停，受此不仁的酷利。

至此古寺我默禱，迴憶，沈思往日之依戀，
夜色如靈前之燭光，在此聖地之內，淒閃；
噫，生命之天堂裡我已如飛箭在弦，
從此遠去了，在此愛神慘死之夜淵。

寄到天堂

噫，挽不住的時間之長流，隨眼淚而飛進，
薔薇的希望變為古銅之色，顫慄於游萍。

只我狂夫在皓月之下，踟躕於荒湖之濱，
蘆葦之音似心谷綿綿，哀思和吟於古琴。

我，我的心隨楓葉飄落於深谷，投寄無人，
請為我唱一曲憤怒之歌罷，司愛的女神！

永遠解不了的古老之恨隨殘春而哀吟，
爲了愛爲了恨，將靈魂囚於墨色之酒曇。
似一醉病之老人在寂寂月夜獨自痛飲，
以殘夢妝飾着去路，以哀淚滴落於草茵。
跋涉此疲乏，黑黯之長途只我個人孤行，
足踏上帝與命運之背慘遭絕大的不幸！
今夜，以號泣與慘笑之音樂投寄於流雲，
姑娘，從此悲哀之節律卜知青春的厄運。

如今以靜寂調諧於我暴燥與溫柔之心，
無須嗟嘆了，英雄美人誰會從長眠復醒！

去矣：只我孤飲，獨吟，失去了人間之溫馨，
休休，何需戀戀此地獄中慘寂之夢痕！

有一日孤眠于古廟之草坪與世無音訊，
只將此曲寄到了天堂繡飾於少女之枕。

貽於少女

希望似山頭徘徊之夕陽，顏色殘了，
在薔薇的花塚我期待，徬徨於夜郊。
過了萬里疲憊之長途黑野尙遼遼，
携着病痛之愛在星光下待神診療。

「不幸的懦夫，何不將碧血染於荒草，
蒼色之情愛本如野湖之浮萍，水藻！
我蓬髮痛哭了，哀悽之霧繚繞林梢，
似被命魔慘敗之英雄向蒼海長嘯！」

往日如一不解之夢，獻生命於女郎，
誰知歌吟，歡舞之場，卽撒旦的殿堂；
今如一箭傷之小鹿，已不自歌，自唱，
在此月夜痛飲，願沈醉於命運之掌！

從此我不幸的過客，將向天涯流蕩，
似一征途之孤鴻，在知之之所自葬；
噫，願天下之美女，永不來墓頭哀傷，
讓野草下的白骨，留下萬載之愁恨！

花影灑遍了夢痕

花影灑遍了夢中的倦軀，寒露沾衣，
偶醒來滿懷月光似殉道者的靈雨。
空虛的午夜只薔薇知我哀意，
聲韻，芳芬消了，漫天星海如玉。

噫，心頭古的希望已變爲情愛之墟，
時光天使的手裏從未有愛之金粒。
幸福天堂充滿了失望的長吁，
讓花影伴孤寂永沉於幻夢裏。

長恨曲

似一朦朧的夢境獨自踟躕於黯黯的幽谷，
顛慄的月光殘照於身之箭痕，幽洞之白骨。
將哀思，將慘夢流瀉於飄渺的灰色的輓歌，
無求酷僞之上帝，只滴哀淚於不幸的坎坷。
往日似淡微的夜光無痕的逝於沈默之中，
深眠於荒草的歡樂與辛酸成了空夢之塚。

今，坐於古老之化石在月光下冥冥的迴想，
將嘆息付於孤弦之琴與殘玉之古杯交響。
生與死之戰鬥因慘病消失於雲山之蒼茫，
青春被命魔之神孤囚於夢境的古塔之上。
將一切擲於空虛，紛披着落花的悲哀之色，
噫聽，僅有的葬鐘之韻散於月光下的荒甍。
無需再歌唱，低泣，無人徘徊此荒蕪的殘墟，
任時光馳騁於玫瑰之塚化爲此長恨之曲。

修道者的懺悔

暮鐘響了，斜陽灑遍了古老之教堂，
藤蘿上的殘紅宛如修道者的心胸；
寂寞的長禱後將哀淚滴落於孤唱：
「美人無踪呵，我亦變爲頹敗之英雄！」

「暮鐘響了，在空谷的懸崖冥禱上蒼，
月白風清，長思裏，天宇宙似是古井；
人間，地獄，天堂，無處將我的愛深葬，
殘夢的途間漫着破滅不了的寂靜。」

「暮鐘響了，孤病天涯尙在暮林流蕩，
願望已長眠於荒草之下萬載不醒；
空追尋，空祈禱，空築了理想的天堂，
今，只將最後的不幸之淚獻於愛情。」

暮鐘響了，一座孤墳正寥落於野塘，
殘陽紅遍了山頭，墓上之青草龍龍，
一切寂寞了，殘碑刻著教堂的古唱：
「美人無踪呵，我已變為頹敗的英雄。」

本書著者之著譯書目

- (一) 晨曦之前(再版)
- (二) 落花夢(即出版)
- (三) 骷髏上的薔薇
- (四) 魔鬼之舞蹈(散文詩集)
- (五) 詩論
- (六) 雪萊的婚姻(論述)
- (七) 雪萊羅漫史(翻譯)

骷髏上的薔薇 于廣虞著

民國十六年第一版

每冊實價大洋 四角

北京古城書社印行

封底